

任哲：凌云志，四海心，大道行

本刊特约记者 孟彤

作为首个在太庙举办雕塑展览的中国当代艺术家，倍受藏家与收藏机构青睐、艺术品拍卖榜单上势不可挡的今日之星，80后的任哲是中国当代雕塑界、青年一代雕塑家当中最受瞩目者之一。他的人物雕塑豪迈劲健，有睥睨天下、傲视群雄的风度。在艺术界，任哲算年少成名的那一类，人们乐于了解他带着自己的作品跨界、也乐于在这位神采奕奕、充满力量的年轻艺术家身上，感知源源不绝的文化能量。

今天，我们希望以清华校友的身份重新认识、描摹任哲。他2001年入学，属于中央工艺美院并入清华大学之后第一届在清华园学习生活的学生。在朝气蓬勃的世纪之初，满心满眼都是艺术的美院新生们初来乍到，定然与理性气息浓郁的清华校园有些隔阂；然而在水木清华静心钻研、勤学苦练的几年，正是他们艺术梦想的起点。

先锋人物

任哲年少就立志从事艺术，

任哲

1983年生于北京，2001级美术学院雕塑系本科生，200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雕塑系，获硕士学位。现为职业艺术家，中国雕塑学会理事。

2017年在厦门、香港举办“罡——任哲雕塑个人展览”，2019年，在北京太庙举办“炁——任哲雕塑个人展览”。



从中央工艺美院附中毕业后，他考入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并选择雕塑专业：既为造型专业的纯粹，也为雕塑本身的气质性格。

2001年，美院虽刚刚并入清华，雕塑系已经汇聚一众名师：李象群、曾成钢、王洪亮、魏小明……任哲觉得，除了学习技法，熟悉材料和探索风格，老师们的创作状态是对他影响最大的方面。在雕塑系，手头工夫过硬是衡量作品好坏最首要的标准，这条准则被每个学生牢记在心，任哲说这就是“做艺术没有完的

时候”。不过，彼时学院大楼尚未建成，雕塑系师生们的创作练习条件远不如今日。校内的某处大仓库也便成为同学们的工作室，任哲与1字班雕塑系的同学们十几人独占几千平米，一头扎进创作世界：不论是雕塑练习还是绘画习作，都可以说是不舍昼夜。正是从那时起，他开始秉持“用作品写日记”的创作观念，在手与泥的磨合中不断描摹生活的质感。也是在大学期间，任哲创作了自己的第一尊武士雕塑，这成为他后来最核心的表达式。

2004年，在准备本科毕业创作期间，任哲在798艺术区成立了个人工作室。成立和经营个人工作室，意味着脱离学院的庇护，单打独斗般应对艺术市场的检验和来自艺术收藏家们的期待，也意味着他对个人风格的把握与信心。后来，任哲进驻觐堂文化智库，这一文化创意项目孵化平台云集了几十位艺术工作者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学者，在经典文化活化创新方面产出了丰富的成果——任哲当然是其中的关键角色，不论是风格、造型水平还是文化特质，他自如地将传统文化之魂注入豪迈而当代的雕塑造型中，从而成为名副其实的先锋人物，本土性鲜明，也受国际厚爱。

从清华园里的公共教室，到798，再到觐堂，从青涩学生时代到现在成为后辈争相求教的老师，工作间的变迁见证着这位年轻人的快速成长。技巧不断提升，风格越发鲜明，不变的是任哲对于自身“艺术家”身份的确认。他觉得，“身份是学生，也不必把自己当做学生；教导育人时，也不必把自己当做老师”，从始至终，都是艺术家、只是艺术家。

2022年8月，任哲新作“新西游记”系列搭载谷神星一号（遥三）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并精确进入预定的500km太阳同步轨道，进入浩瀚

的太空展场。该系列雕塑艺术数字藏品的亮相，不仅为所有热衷于艺术、雕塑及传统文化的朋友，带来一份极具冲击力、震撼力的礼物；同时也拉近了艺术与科技、艺术与生活间的距离。令任哲成为了首位在太阳同步轨道办展的艺术家。

艺术极致

艺术之路，始于“凌云志”的初心。任哲是心无旁骛的“事业型选手”。多年来，他都保持着规律的工作节奏，坚持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这其间，他既要处理工作室的日常事务、推进合作项目，也以一种高度集中的状态日日夜夜投身于雕塑创作中。任哲的作品体量巨大，耗时费工，他虽然逐渐培养起来一个得力的团队，但在创作上绝不让他人代劳一分，全心全意、倾心投注，因为做雕塑根本不在“得其形”，而在“得其骨”。所以，任哲研习武术，练习书法——快进的时代越来越要求艺术家成为“全才”，而任哲所做的艺术，越来越成为一种融中国书画、武术乃至诗词文学于一体的综合体。

以往，“艺术家”这一身份常被大众误解。但随着越来越多如任哲这样的“出圈”者走入大众视野，人们对于艺术家的认识也发生了改变。任哲乐于推动和

看见，艺术与其他行业发生联系，“艺术是一个纽带，和每一个行业都紧密相关”正是他的主张。任哲和潮流服装、酒店、名酒、豪车等不同领域的品牌跨界合作，通过不同的渠道将雕塑之美和侠义精神传递至多元圈层。2021年，他在深圳举办的“赤子心——大型沉浸式雕塑艺术展”创新了展览形式，引入光影、声音、装置等元素，引领观众走进艺术内部，再次成为“破圈”之举，缔造了雕塑作品展示和观赏的新路径。

任哲的艺术故事，也在更加多元的展场展开着。他的大型雕塑成为多座城市的文化地标。在北京最具艺术范儿的商场之一侨福芳草地的大门前，正展示着任哲新作《塵》（即“尘”），作品由一位展翅腾飞的武士和九匹天鹿组合而成，整体采用不锈钢材质，鹿角部分则加了镀金；雕塑在日光照耀下流光溢彩，亦折射幻化出周围景象的倒影，形成气息相通的互文效果。在中国古代文化中，九即为至盛，武士升腾而起，在视觉上有“飞龙在天，利见大人”的恢弘气势，但与之相对，作品名称“尘”也在暗示“和光同尘，与时舒卷”的内心力量。

作为公共艺术的大型雕塑往往对雕塑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超脱于学院、画廊和美术馆这类传统场景，在更加开放的场域直



《塵》，2021年 北京侨福芳草地



《赤刼》，2022年 国家速滑馆

面来自所有人的目光，但同时也意味着直插生活现场，更近距离地贴近人心。任哲的公共雕塑采用不锈钢、青铜等材质，不锈钢凸显摩登新潮的年轻气质，青铜则更赋予文化的沧桑厚重；它们的存在仿若一团流动的气、燃烧的火生生不息，将无形的、存在于人们心中的文化凝神聚气，结为具象。位于香港交易广场正中的作品《云端》亦是如此，任哲用两方互相对峙的武士来喻指一人内心的自我博弈，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的关系实际上是自我的挣扎、突破、和解过程，臻于至善，直至云端，精妙的造型传达出无限的意境。

艺术是人存在的证据。任哲曾说：“美学的根本还是要回归于人。”

文化基因

文化理想，在于观照寰宇的

“四海心”。2022年，任哲为北京冬奥所创的雕塑《赤刼》从全球冬奥公共艺术作品甄选中脱颖而出，获国家速滑馆收藏。此作比任哲以往的作品风格更炽热、更动感：通体赤红的东方武士，正意气风发、昂首迈步，身后扬起千条丝带、浩荡飓风。当被置于那座北京冬奥唯一新建的冰上竞赛场馆时，恰恰呼应了冰上运动风驰电掣的特质，也为静态的环境增添了流动的生命感。这是任哲作品又一次作为中国当代雕塑的代表，面向国际展现底蕴深厚的文化风范，唱响高亢嘹亮的文化之歌。

文化的生命力并不在于当下对传统的不断唤回，而是在于新旧对话过程中始终绵延的精神内容。任哲多年来勉力奋斗的目标，正在于艺术之核心精神。康有为在其书论《广艺舟双楫》中谈过的“所见博，所临多，熟古今之体变，通源流之分合”，正可用

来形容任哲这样的艺术家：他的雕塑坚实刚健，但又暗含中国水墨画、书法的形式语言；他接受过成体系的西式造型训练，但是从中国传统造像中摄取灵魂。

任哲回忆，本科期间，他和雕塑系的同学们跟随老师在山西平遥双林寺临摹古代泥塑造像（多为明代制作）期间，用了二十多天跳脱出西式造型教育“形似”的藩篱，终于得以悟出中国雕塑传统中的势与神。此番可谓是雕塑系一代名师们的良苦用心、价值引导，而也正是这段经历，催促着任哲读书、看画、练字，不断贴近当时对于“新新人类”的80后年轻人们颇显生疏的传统文化。本科论文，他研究的命题便是：“中国传统文化将何去何从”。

任哲雕塑中的风骨，来源于他对经典文化的不断体认。2017年，他以“罡”为主题举办个展，四正为“罡”（音同“刚”），这个略显生僻的字古意为北斗七



《神将》——秦叔宝、尉迟敬德，2017

星的柄，也用来指天空极高处的劲风，任哲希望用其统领艺术的正心、正行、正念、正言。任哲的作品大多取材于古代文化的代表性人物或故事，如《神将》重新塑造了门神尉迟敬德、秦叔宝，《四神兽》为远古神话中代表四象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赋予人形，同样是在以新的艺术语言，不断焕活东方文明的古典意象。

任哲雕塑中的风骨，也来源于他对当代文化与当代人的不断体认。2019年，“炁 - 任哲雕塑个人展览”在北京太庙开幕，作为明清两代皇帝祭祖之地的太庙，建成600年以来首次对当代艺术敞开怀抱。“炁”（音同“气”）指的是人生命活动的原始能量，既道明艺术与天地自然的音气相通，也为坚守初心。为总结和回望过往的20年艺术生涯，任哲集

中展出了36件大型中国风雕塑。其中，特别筹划的《十二生肖》系列尤其阐扬了任哲的艺术主张：茫茫众生，寻根问祖，早已由先人归纳为十二种动物图腾，天主地从，干支轮转，十二生肖涵盖了所有时空的所有人，概括了所有的品德血性；“十二生肖”标定了个体在群体中的方位，一人之相含有众生之相。

当然，归根结底，雕塑就是雕塑，作为凝固的生命表达人，作为“精神的容器”启发人——“精神的容器”，是任哲对自己艺术的定位。他反复创作的武士形象，取材于中国先秦时代。彼时中国武术已具备雏形，“以勇力击斩敌者号曰技击”，武士们修习剑术和射击，整合了多地的招式、技艺和理论，并且讲求“内养外练”。任哲的武士，首先是对历

史上无数英雄形象的高度概括，其次也演绎了当代人心间永驻的英雄理想，再者还灌注了应对当下社会种种困惑顿挫的新的勇气。由此，崇文与尚武的两种思想合二为一，成为东方文化的根脉和自信之源。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于儒雅谦和的外表之下养一身英雄骨，于感性淋漓的动感之中修一颗金刚心，任哲的“武士”雕塑，振奋、激荡人心。

手稿起形，泥稿定势，再经翻模修整，反复雕琢，终得其方圆。任哲认为，创作形象的过程，同时也是向其赋予生命与灵魂的过程；他与每一件作品对话，然后让作品代替他来表达，这种表



《雨霖》，2020年

达的核心就是“精气神”。凌云志、四海心、劈地摩天、望龙庭、坐观云起、云山风度……这些作品的名称，正显示了任哲在传统文化中溯流追源、概括提炼出来的东方气质：血肉之躯，顶天立地，浩然正气。孟子名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曾由苏东坡解释为“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矣”，有形的雕塑实体中蕴藏的这股无形之气——“气盛则纵横挥洒，机无滞碍，其间韵自生矣”。

采访当天，我们参观了雕塑家的工作室，除了多尊创作中的雕塑，还有墙面上的无数张手稿、创作水墨和书法的工作台以及累累画册古籍，精心的布置再一次显示出任哲一丝不苟、井然有序的日常状态。他当下的沉稳、从容，来自每一个深思熟虑的明智之举、稳扎稳打的手艺功夫，更来自面对艺术时的赤子之心。“真诚就是做艺术的底线。”任哲这样解释，“也不能去预设观众看到作品时的反应，唯有真实地表达自身。”他所要表达的自身，是不断澄明心灵、滋养智慧的自身，亦即“内修”。他在不断“向内修”的过程中，也在不断提升作品的感性、智性乃至悟性。当然任哲也始终都雄心勃勃，这同时也是他艺术风格的热烈底色。

被称为80后青年雕塑家的任哲在艺术以外的时尚、娱乐和商业



《四海心》，2013年



《四圣兽》——青龙、白虎、朱雀、玄武，2013年

所提供受众的并非慰藉，而是能量。艺术家捧一颗赤子之心，放归四海而观照世界——为众生造像，为时代铸魂，这既是自强之士的崇高担当，也是为艺之人从心而发的生命关怀。

艺术大道，宏放壮阔，通往大同。关于未来，任哲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够始终如一、纯粹地做雕塑。精雕细刻，切磋琢磨，

任哲延续着中国文人武士“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终极理想，将众人脑海中难以言说的古典理想化成具象，使蒙蔽迷惑的心灵归于安然。时年未至不惑，任哲的艺术之心早已百炼成钢：艺术永无完成时，但意义正在于无限地奔向无限。任哲正犹如他的“武士”雕塑，侠客般行于艺术大道，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❶